

現代文藝名著選集之一

短篇小說集

第一輯

現代文藝出版社

※現代文藝名著選集之一

短篇小說集

第一輯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現代文藝名著選集之一

短篇小說第一輯

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

初版

編選者 李 森 南

校對者 胡 陶 冠

發行所 現代文藝出版社

印刷所 華龍印書館

北京宣外張柏公廳

定價國幣壹元二角

目錄

1	錄	目
蜜月生活	張天翼	一
漁村	許幸之	二五
夜	靳以	三三
王四的故事	蕭紅	五七
姊妹	歐陽山	六七
馬蹕先生	老舍	九五
惠澤公公	魯彥	一〇七
夜行	施蛰存	一三五
私情	李健吾	一五一
吃壽酒	蔣牧良	一五九
愛的徘徊	林徽音	一七一
雨後	沈從文	一八九

蜜月生活

張天翼

一 新郎和新娘

那天晚上儘下着雨，一直到天亮。就在那天晚上——小焦和如意姑娘結了婚。

「如意你瞧，咱們這間新房多闊氣！」

「真是！就是化五百萬兩銀子也買不着哩。」

「如意你腦袋抬起來一點兒，待我把這繡花墊被拉一拉。」
過了會兒。

「小焦你還不起來？……咱們今兒吃什麼？」

「隨便弄點兒吃吃，別太多，多了咱們倆吃不了。只要燒三隻雞，烤

兩個填鴨，弄一碗紅燒魚翅，再打二十五斤裏脊肉炒炒，其餘就切十六斤羊肉片攤着吃：這麼着就夠啦。多了吃着怕傷食，那可不是玩意兒。」

「酒呢？」

「喝外國酒罷。那叫什麼呀，……那個……那個外國名字鴨哩咕魯的，我可記不上。菜的話——你要是不夠就再添一碗海參罷：別太多，十五六斤就成啦。」

「我不愛海參。真是，海參多膩。」

「不吃海參就改對蝦。行不行？」

新娘新郎都笑了起來。

二 洞房

他們倆怎麼結合起來的？

說起來很簡單。只是爲了房子的問題。不，還是爲了這裏造成了馬路才有這姻緣。

兩個月以前這條歪頭孔腦的山路給開成一條光光燦燦的柏油路。砍了些樹。挖掉許多墳堆。路南的土坵留下了幾個棺材洞：小焦就住在這麼一個洞裏；離這七八丈遠的洞裏——住着如意。

昨夜的雨打得如意在洞裏獸不住：洞門比裏面高，雨水一點不客氣地往裏灌。

『真是！』她就爬了出來。

沒地方躲雨。她把一塊麻布蓋着腦袋也還是不成。她瞧瞧馬路對面那座小洋房：一圈籬笆抱得緊緊的。洋房裏透出來的燈光——像給水浸濕了似的發毛。

這近處本來有一座茶亭，可是馬路一造就給拆掉了。

於是如意躲到小焦住的洞裏。這兒比她自己的寬敞得多。裏面比門口高，水灌不進。

這就是他們的洞房：他們這麼着就結了婚。

新娘十七歲。新郎二十歲。

天亮一醒來他倆談着今天吃什麼。他倆不願意起床。

白玉似的虱子在他們身上忙着。新娘消遣地撮起一個兩個來，用左手大指甲和右手指甲軋死牠，就清脆地發出一聲響——剝！接着她就四面瞧瞧：她很中意這間高大的洞房。眼睛瞟到上面：天花板上爬着兩個大螞蟥在找新什麼。她拿手指去抹死牠們，新有幾小片潮濕的黃泥落在他們臉上。新郎左手攀着她的肩，右手食指放到舌尖上蘸蘸唾沫，在她額子上擦着：把黑垢搓成一粒粒丸藥似的，搓成一根根油條似的，散亂地滾下來。天早已晴得沒有一絲雲，雀子在樹上吵着。洞房裏蒸出熱氣，瀰沒着一種怪難聞的味兒。

他們倆還是躺看不起來，可是他們的一些朋友跑來了。

那些朋友把小焦拖出洞門，接着新發見那裏面還有一個人。大家都嚇了一跳，睜大了眼瞧着那雙新人：

『怎麼回事呀，你們？』

『嗨，如意子同小焦成親了哩。』

『怎麼，告訴都不告訴一聲麼？』

『如意，你什麼時候……』

『小焦，我們要吃喜酒！』

如意笑一笑，埋怨似地嚷：

『真是！你們這批傢伙——東西也不送就嚷着要喝喜酒！』

小焦用那黑指甲搔搔亂七八糟的頭髮，怪有把握地說：

『菜可早就弄好了。酒也有：噯哩咕嚕的外國酒。只等你們送東西。』

『送送送！——我把這座房子買來送你們。阿祥你送什麼？』

那個所謂阿祥只傻笑着，他那雙打着皺的細眼釘着那位新娘。

太陽照着新娘的臉，她的臉就顯得更黃。膀子和腿子都祇有小竹竿那麼粗。黑頸子上畫着一條條的淡紅色：那是小焦擦的。

忽然阿祥有了個不近人情的提議：

「讓他們兩口子歇三天，好不好？吃的喝的包在我們身上。」

新娘新郎聽着這話就楞了一會。

三 來賓的禮物

兩輛洋車爬上這條柏油路。

坐在車上的兩個人都是大爺們：他們的夏布長衫給太陽照着，就白得耀眼。年紀青點的那個瞧聽路南的棺材洞，瞧瞧如意小焦這夥人，嘴裏就談了起來。一面抽着烟捲：吐出來的白煙遇頂頭風——往後面一拖就在空中消滅了。

阿祥趕上去跟在兩輛車子後面，苦着臉哼着。

「老爺，賞一個銅子。老爺，賞一個……」

坐車子的兩個人就閉了嘴。抽烟的那位把手伸到靠手旁邊彈彈烟灰。

「老爺，賞個錢給買燒餅吃。」

沒答。

可是阿祥老跟着。嘴裏不哼。臉上也滿不在乎的樣子。

抽煙的這位大爺拚命抽了幾口，就用種很熟練的姿勢把烟屁股往後一扔。

阿祥就突的站住，把烟屁股揀起來，跑回自己那堆人裏去。

『這麼長一截哩，』他用力地抽一口，連腮巴子都陷進去。老半天不呼氣——捨不得放了肺裏的烟。

『阿祥，給我一口。』

『阿祥，大家輪一下。』

可是阿祥又把烟屁股放到嘴唇中間。有火的那一頭怪猛地亮了一下，烟屁股又短了兩分。大家眈心地瞧着。紅烟灰順着風飛，像流星似的。

『一個人抽——你心裏下得去麼，媽的？』

這話對。可是這麼點兒——輪不過來。阿祥把大家聽一轉，就把眼睛

停到了如意和小焦身上。他囁嚅嘴說：

「給他倆罷：算是老子送的禮。喜酒可不能少。」

「真是！嚇，這比老七說要送的洋房子好得多。他那洋房子……」
如意沒工夫再往下說——別耽誤了抽烟。大家緊瞧着如意。如意緊瞧煙頭子：眼睛成了鸛雞眼。

忽然——擦達！對街小洋房的籬笆門開了。大家的眼睛給吸了過去。門裏跑出一個小黑狗，一抬頭就對這批人讓起來。可是不敢往前走一步。可是一等到裏面走出了那個光腦頂的老頭兒，他就大聲咆哮着，彷彿咬死個把人是滿不算回事似的——那麼個英雄氣概。

「小焦，我買下這隻漂亮狗送你。」

「正合式，」小焦滿不在乎地說，他用兩片黑指甲搔着那烟屁股到嘴邊又抽了兩口才扔掉。煙屁股短得像一粒藥片。「我得把吃剩的紅燒魚翅，還有烤鴨什麼的，好好兒餵牠：過了一天牠就得長胖，你信不信？」

洋房子的洋台上站着個年青夥子在抽煙。穿着鬼子的衣裳。頭髮大概使上了許多什麼油，光得像那小黑狗的毛。拿着煙的那隻手揚着，嘴裏喊着那隻狗：

『兵兵，別叫，乖乖地跟高升去洗澡！』

那光腦頂的老頭兒也一個勁兒叫着：

『兵兵，兵兵！』

這麼叫了老半天，那黑狗才勉勉強強跟着光腦頂往湖邊走去。

『這狗東西天天洗澡哩，』阿祥自言自語着。

『牠頸子上套着那麼個圈子——怕的值得幾個錢。』

『銀的麼？』

四 三朝

又是早晨。

『如意，今兒是咱們的三朝。』

如意把臉伏在小焦的頭上。小焦的黑頭髮上鋪滿着沙泥，變了黃色。她覺得他頭髮裏有什麼東西爬上了她的臉，她就用她那膩膩的手指梳着他的頭髮找着。過會兒她又把臉子貼着，懶懶地說：

「真是。今天我不舒服。」

「怎麼岔？」

如意不舒服：覺得自己的身子在空中打旋，眼裏聽見的東西都長了毛似的。

小焦也不舒服：沒一點勁兒，肚子老在抖着——咕嚕咕嚕。

「阿祥他們呢？」

「阿祥說過叫咱們樂幾天，今兒他們喊也不來喊我一聲就出去啦。」兩個都閉了嘴。外面汽車一走過，就震得他們脊背發麻，頂上也得掉下一些碎土。

一條蚯蚓爬出土來又爬進土裏去：尾巴留在外面，小螞蟻在那尾巴上

碰了一下，那蚯蚓就沒命地一陣子扭。如意瞧着笑了一笑。

小焦謹慎慎慎地把如意的腦袋捧起來放到那墊地的麻布上。

『去一會就回來，』他爬出那所洞房的門。

他打算走遠：走遠了他放心如意不下。他想在對面那家的廚房裏討點冷飯來：怎麼也得討來：要不給——他就自己動手。

柏油路上乾乾淨淨的，一點灰都沒有。

對面籬笆門開着；裏面一些花草在搖頭，種着的一片玉米——一個個都長得肥肥胖胖的。

『兵兵，兵兵！』

有四五個人笑着瞧着那小黑狗。小黑狗仰着腦袋瞧着洋台，搖着尾巴叫幾聲。

洋台上站着幾個女的男的。昨天那位頭髮很光的小夥子笑嘻嘻地靠着欄杆，手裏拿着一塊小石子似的東西。

『兵兵！』——小夥子手裏的東西摔到了馬路上。

小黑狗衝出來咬着那東西，幾下子囓就吞了下去，又仰着腦袋對洋台搖尾巴。

這是吃的東西！

小焦挺了挺胸脯。

那位小夥子又摔第二次。

『兵兵！』

這回小焦可不客氣：他聽見那小夥子手一揮，他就跨出腿子。他比那個什麼兵兵動手得快：那東西剛掉下地來——他就抓了過來。那東西像半個花紅那麼大，醬油色，彷彿是……

不及聽明白，兵兵可就衝到了他身上。

兵兵咆哮着，用尖牙齒咬小焦的衣裳，咬小焦的肉。

小焦要保全他搶來的那顆東西，就舉着手叫兵兵撲不着。可是這還是

不大穩當，他就塞到口裏嚼着——甜的。

光腦頂的老頭兒跑出籬笆門前：

「媽的這混蛋！給兵兵吃的——你幹麼搶牠的！你……」
洋台上那位光頭髮小夥子揚着手叫：

「高升，讓他搶罷，高升！……兵兵，兵兵！」
接着吹了幾聲口哨。

小黑狗又跑回門裏去，馬上換了付臉嘴：搖尾巴。

那小夥子把手舉起來要捧第三顆，嘴裏對小焦嚷着：

「喂，上勁點兒！我捧二十個，你要是搶着了十個——我給你兩毛錢。
我一個一個地捧。」

「好！……剛才這個算不算呢？」

「就算罷。」

「好！」